



松雪方全集  
三

特別  
A16  
1020  
3



和16  
1020  
3



荆文敏公松雪齋全集

卷六

海上後學曹培廉敬三校

雜著

樂原



樂本乎律律始於數正於度度曷從而正之曰以  
 候氣正之何以知其然也古者有繫黍之法黍之  
 為物也大小不齊就取其中者從繫之而然橫繫  
 之而否是故不可以為定法也必擇土中使善歷  
 者候氣焉氣應則律正律正則度正矣較之繫  
 黍之為顧不亦善乎律之長短鄭氏之法不可易

也是其上下之所以相生也所以隨時而變易也夫音之清濁定於管之長短凡其空圍則一而已矣非有大小之異也先儒制律有大小之異者非愚之所知也律不可以徒律徒律不可以爲樂必施之於音而後樂生焉用之而天地應鬼神格人民和故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世衰道微流爲賤工之事爲士者益恥之豈特不以爲已任而已哉然樂之所以動天地感鬼神移風易俗者不可毫釐差也禮運曰五音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謂律之各自爲宮而商角徵羽從之也仲冬之月律中

黃鍾夫黃鍾爲宮則太簇爲商姑洗爲角蕤賓爲變徵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此自然之理也還之於律而七音備矣被之於器而八音諧矣六呂而下亦猶是也今之樂以四清混於七音之中不亦謬乎黃鍾爲衆律之祖宮聲爲衆音之君皆尊而無二者也惟其然也是以有清聲焉此聖人作樂之妙用也還宮之法黃鍾之均無清聲謂黃鍾爲宮則商角徵羽以漸而清自然順序不待用清聲也大呂爲宮則黃鍾爲變宮還宮之法宮爲濁變宮爲清若乃大呂均以黃鍾爲變宮則

是變宮反濁於大呂宮矣是上陵之漸也而可乎  
於是以黃鍾之清聲代之夫清聲者豈於十二律  
之外他有所謂清聲者哉黃鍾之律九寸半之爲  
四寸二分寸之一是黃鍾之清聲也長短雖不同  
而不失黃鍾之中聲故曰黃鍾之清聲也豈惟黃  
鍾爲然十有二律皆有之今也不然四清之外無  
有也必欲復古則當復八清八清不復而欲還宮  
以作樂是商角徵羽重於宮而臣民事物上陵於  
君也此大亂之道也

琴原

琴也者上古之器也所以謂上古之器者非謂其  
存上古之制也存上古之聲也世衰道微禮壞樂  
崩而人不知之耳琴絲音也非絲無以鳴然而絲  
有緩急聲有上下非竹無以正之竹之爲音一定  
而不易是以用之正緩急而定上下也是故音十  
有二均調琴之法亦十有二而世俗一之黃鍾之  
均一宮二商三角四徵五羽六七比一二大呂太  
簇如之夾鍾之均二宮三商四角五徵一羽六七  
比一二姑洗如之中呂之均三宮四商五角一徵  
二羽六七比一二蕤賓林鍾如之夸則之均四宮

五商一角二徵三羽六七比一二南呂如之無射  
之均五宮一商二角三徵四羽六七比一二應鍾  
如之如之者非同之也如其徵之應而緩急不同  
也苟爲不同則曷從而正之曰以管正之也黃鍾  
之均一弦爲宮吹黃鍾之管以合一弦而弦後正  
自是以降以大呂合大呂以太簇合太簇無不正  
矣夾鍾之均二弦爲宮合之無以異也中呂之均  
三弦爲宮合之無以異也夸則之均四弦爲宮無  
射之均五弦爲宮合之亦無以異也此十有二均  
之大略也夫一弦爲宮者至五弦而止五弦而止

者五音之外不可加也二弦爲宮者一弦還而爲  
羽羽不可以濁也故以六弦代之三弦爲宮者一  
二還而爲徵羽徵羽不可以濁也故以六七代之  
其體不出乎五弦也其所以七弦者亦清聲還  
宮也至於四弦爲宮者則羽不足矣不亦窮乎曰  
羽在三弦七徵之上以按聲求之亦清聲也此琴  
之大略也

五柳先生傳論

志功名者榮祿不足以動其心重道義者功名不  
足以易其慮何則紆朱懷金與荷鉏畝者殊途

抗志青雲與微倖一時者異趣此伯夸所以餓於首陽仲連所以欲蹈東海者也矧名教之樂加乎軒冕違已之病甚於凍餒此重彼輕有由然矣仲尼有言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未見其人嗟乎如先生近之矣

### 夸齋說

孟頫往年仕京師識田君潤之及來佐濟南田君長山東廉訪幕府從游既久出一卷示孟頫則踈齋盧公所書潘君記夸齋之文也夸齋者田君所居室之名也天下之名居室者衆矣而君獨名之

曰夸者所以見君之心也夫夸之爲言平易坦夸之謂也老子曰大道甚夸是也田君自少年仕御史府無傾險刻薄之私其名齋曰夸不亦宜乎夸與險對者也嘗試言夫險者則夸之義自見今夫天下之險無踰於水水之險則有呂梁灑灑若江若河以至於海而水之險極矣然舟楫既具人力既盡則若履平地其或至於顛覆蓋有幸不幸存焉耳若夫人心之險又非水之能喻也談笑而戈矛生謀慮而機穽作不飲而醉不酖而毒同則刻頸膠漆異則對面楚越及其至也以錙銖之利毫

釐之忿使人上下乖骨肉離險之禍可勝言哉田君無是也則其名齋曰夸不亦宜乎因田君之意推而爲之說以頌田君之德而警夫世之險者焉

趙郡李氏世譜

李氏嬴姓帝顓頊之後大業生女華女華生臯陶字庭堅爲堯大理以刑法助教化歷虞夏商子孫守其官以官爲氏至紂之時理徵字德靈以直道不容於朝其妻陳契和氏與子利貞避難伊侯之墟食木子得全改理爲李利貞亦娶契和氏生昌祖爲陳大夫五世孫碩受采地於宗周康王食苦

碩孫乾字文果周上御史大夫娶益壽氏女嬰敷生耳字聃一字伯陽柱下史掌三皇五帝之書耳自著書名老子其言至深周道衰去西之流沙不知其所終孫宗字尊祖魏大夫世所稱段干木即其人也孫允相趙惠文王惠文王有沙丘之難允發兵救之微允趙幾不全自允始居趙郡爲趙郡李氏之祖六世孫曇字貴遠入秦爲御史大夫葬柏人西四子崇辯昭璣崇字伯祐秦隴西守是爲隴西李氏之祖孫信字有成大將軍滅燕斬燕太子丹始皇帝稱之以爲能孫廣漢前將軍匈奴號



之爲飛將軍十六世孫曷西涼武昭王爲唐始祖  
追尊興聖皇帝此其尤盛者也璣生牧相趙討  
安君北破林胡拓地千餘里西却秦人之師始皇  
帝用頓弱之說縱反間於趙趙殺牧秦滅趙牧弟  
齊居中山尚食監高祛爲文帝言以爲賢將者也  
牧孫左車仕陳餘封廣武君漢大將韓信聞陳餘  
不能用廣武君之策乃敢下兵井陘擊陳餘泚水  
上信已破陳餘購千金求廣武君師事之曾孫秉  
字世範漢潁川太守徙潁川六世孫修字伯游後  
漢太尉生膺字元禮司隸校尉中常侍張讓弟朝

爲野王令無道殺孕婦畏膺棄官歸京師匿讓舍  
合柱中膺率吏攻朔殺之生瓚瓚瑾曹操微時數  
從瓚遊瓚以意厚之語子宣等曰孟德英雄也天  
下亂非孟德不能定張孟卓袁本初雖與吾親舊  
皆不足依孟卓名超廣陵太守本初名紹冀州牧  
後諸子果賴操得免於難及操破紹乃舉家還趙  
郡瑾四世孫楷字雄萬晉司農丞治書侍御史避  
趙王倫之難北徙常山五子輯晃芬勁督督字幼  
黃高平太守居巷東爲東祖勁字少黃治書侍  
史與兄芬居巷西爲西祖輯字護宗高密太守白

楷時徙平棘自平棘復徙柏人子慎敦世甚微從  
叔晃還趙郡晃字仲黃鎮南府長史共稱南  
別宗爲江夏遼東漢中三房子孫咸盛魏齊周隋  
之世多爲大官至唐位宰相者十七人曰游道曰  
藩曰固言曰日知曰敬玄曰伸曰元素曰絳曰煬  
曰珽曰懷遠曰吉甫曰德裕曰泌曰璵曰鄜曰安  
期最能以功名著於世者泌與吉甫父子泌字長  
源少年慕神仙不死之術隱華山天寶之亂肅宗  
使人訪得之帝與俱出入軍中指之曰衣黃者聖  
人衣白者山人繼相代宗德宗受命於艱難之際

使唐室再造危而復安大槩皆泌之功也所與共  
事者乃李輔國盧杞之徒能以智自免故君子以  
泌比張子房吉甫之系出西祖子隆字太彞後魏  
阜城公六世孫祖威唐倉部郎中生思行嘉州刺  
史孫栖筠爲工部侍郎奏毀之歲益租二百萬平  
盧行軍司馬許杲將潰卒渡江東欲爲變拜栖筠  
浙江觀察使杲懼而逃拜御史大夫元載竊國柄  
橫甚代宗倚栖筠使圖之栖筠見帝牽制不時決  
憂憤而卒子吉甫字弘憲自代宗時以姑息  
鎮有終身不易地者吉甫相歲中易三十六鎮

關反於蜀李錡反於吳用吉甫計卒斬關與錡每  
為憲宗言藩鎮不奉命則朝廷不尊伐叛之言  
以時決李逢吉沮其功心甚恨之及吳元濟擅立  
則自請至淮西招之不從必俘以為獻會暴疾卒  
吉甫長於政事所推多賢士大夫盡其職元和之  
治視貞觀開元蓋庶幾焉生德裕字文饒力學卓  
犖有大節尤善著文徐州王智興紹天子築壇度  
僧資國家大福德裕為御史中丞言江淮間失男  
子六十萬人非小變詔止之徙劍南節度使建籌  
邊樓按南道山川與蠻相出入者圖之左西道山

川與吐蕃相出入者圖之右部落眾寡饋餉遠邇  
曲折咸具名習邊事者與共計敵情偽盡知之請  
安定人為甲解州人為弓杭州人為弩器械必犀  
利率戶二百取一人教戰復勿事緩則農急則兵  
分為十一軍號雄邊軍武宗立召相德裕唐自中  
葉數困於西戎黨項回鶻吐蕃更相誅亂邊德裕  
以數應之使勢蹙不尠尠為大變是時兵屢勝瀕  
河將盡喘不敢動武宗之治號為中興宋盛時系  
趙郡而達者昉字明遠饒陽人周開封尹宋太祖  
時貶道州司馬再貶延州別駕治生為人老計道

便召之久而後至太祖望見昉大喜曰趙普不妄  
薦人昉再相持重知大體嘗舉王旦謂必為太平  
宰相後果如其言沆字太初臨洛人相真宗日取  
四方水旱盜賊奏之王旦參知政事以為細事不  
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艱難不然血氣  
方剛不留意聲色狗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興  
矣吾老不及見君他日之憂也大中祥符之際丁  
謂等以天書惑帝治宮室費財鉅萬萬王旦欲諫  
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不忍去大以為恨  
寇萊公薦丁謂沆不用準怒曰謂才不足用耶準

言不足聽耶沆曰謂不可使在人上準曰謂可使  
在人下乎沆歎曰君必悔之謂相果逐萊公故世  
稱沆為聖相迪字復古濮陽人舉進士第一與王  
曾並相於國家大計多所匡正昉傳以為德裕次  
子比部員外郎渾之後居饒陽五公里金末裔孫  
成避亂徙博陵葬祖父博陵西北亂甚徙河南久  
之復還河北居瀛州之參戶又為參戶人三子謙  
榮瑄謙字仲默生信德信生遜遜遷適德生造達  
適遐榮字茂之勤於為生能斥其餘以與人鄉里  
稱為長者生秀世英秀字子實有大志 孤以善

事母稱嗛口之食便體之衣有不須也 有須而後具焉者母亦甚安之遂不忍去其母而仕教子弟嚴以身率之故子弟能力學以自赴於成人饒陽之緒幾至是而復生迪字光道大元吏部郎中有能名生逸通世英字仲傑生逖逖漢陰王簿生植述太子洗馬瑄生義居仁義生某居仁生道道生高麗吳興趙孟頫曰余官太史氏識光道爲余言其世家余乃爲泝浴得其世次如上而次敘之李氏之出趙郡者傳二千餘年達者不可勝數蓋臯陶之烈也今光道賢而能官祖父皆有積德

其後當益大云

序

書今古文集註序

詩書禮樂春秋皆經孔子刪定筆削後世尊之以爲經以其爲天下之大經也秦火之後樂遂無復存詩書禮春秋由漢以來諸儒有意復古殷勤收拾而作僞者出焉學者不察尊僞爲真俾得並行以售其欺書之古文是已嗟夫書之爲書二帝三王之道於是乎在不幸而至於亡於不幸之中幸而有存者忍使僞亂其間耶又幸而學僞忍無

迹焉以明之使天下後世常受其欺耶 故分今  
文古文而爲之集註焉嗟夫可與知者道疑與俗  
人言也余恐是書之作知之者寡而不知者之衆  
也昔子雲作法言時無知者曰後世有子雲必愛  
之矣庸詎知今之世無與我同志者哉

印史序

余嘗觀近世士大夫圖書印章壹是以新奇木石  
鼎彝壺爵之制遷就對偶之文水月木石花鳥之  
象蓋不遺餘巧也其異於流俗以求合乎古者百  
無二三焉一日過程儀父示余寶章集古二編則

古印文也皆以印印紙可信不誣因假以歸采其  
尤古雅者凡模得三百四十枚且修其考證之文  
集爲印史漢魏而下典刑質朴之意可彷彿而見  
之矣諗於好古之士固應當於其心使好奇者見  
之其亦有改弦以求音易轍以由道者乎

贈趙虞卿序

平陽趙虞卿從其兄來吳興兄卒官虞卿因留不  
去蕭然逆旅無一簞之儲飯豆茹藟衣褐垢弊處  
之無窮愁之色人或饋者亦欣然弗拒及迎人有  
不足輒乞之無吝情觀其人嗒然無所 聽其言

淵乎以道而其奕又通天下之善奕者也不知  
未嘗言人知之未嘗矜意其胃中有得故外物不  
足以累之嗟夫人患無所得即有得雖千金之富  
駟馬之貴若將浼焉虞卿其肯以此易彼耶孔子  
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若虞卿者所謂  
游藝志道者耶虞卿居吳興久吾黨之士往往與  
之游於是相與賦詩贈之而趙孟頫又爲之序

送吳幼清南還序

士少而學之於家蓋亦欲出而用之於國使聖賢  
之澤沛然及於天下此學者之初心然而往往淹

留偃蹇甘心草萊巖穴之間老死而不悔豈不畏  
天命而悲人窮哉誠退而省吾之所學於時爲有  
用耶爲無用耶可行耶不可行耶則吾出處之計  
瞭然定於胃中矣非苟爲是栖栖也近年以來天  
子遣使者巡行江左搜求賢才與圖治功而侍御  
史程公亦在行程公思解天子渴賢之心得臨川  
吳君澄與偕來吳君博學多識經明而行修達時  
而知務誠稱所舉矣而余亦濫在舉中既至京師  
吳君翻然有歸志曰吾之學無用也迂而不可行  
也賦淵明之詩一章朱子之詩二章而歸吳君之

心余之心也以余之不才去吳君何啻百倍吳君且往則余當何如也吾鄉有敖君善者吾師也曰錢選舜舉曰蕭和子中曰張復亨剛父曰陳慤信仲曰姚式子敬曰陳康祖無逸吾友也吾處吾鄉從數子者游放乎山水之間而樂乎名教之中讀書彈琴足以自娛安知造物者不吾舍也而吾豈有用者哉吳君行有日謂余曰吾將歸游江湖求子之友余既書所賦詩三章以贈行又列吾師友之姓名使吳君因相見而道吾情至杭見戴表元率初者鄞人也鄧文原善之者蜀人也亦吾友也其亦以是致吾意焉

送凌德庸赴淮東憲幕序

世所謂丈夫者率盛氣大言驕岸倨肆常易一介之士至一介之士當仁不讓奮然仗義與人言是非不肯碌碌苟止亦非世所謂丈夫者所能也凌君德庸與余居同邦生同年今年之春相遇都下握手言笑若有雅故蓋適千里者見似人而喜况余同邦同年者哉然余所以與凌君相得者又有出於是余聞凌君往年司獄建昌因有冤旨爲平反之與其上官抗略無少假借府史固不論甚者



與察司往復折難無詭隨依阿聲凌君位出卑無當路之援容顏不能動八世所謂丈夫者帝易之安知凌君自處者不卑也彼凌君所恃者以吾之是却彼之非而已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豈虛言哉今凌君入淮東憲司幕府亦粗可以行其志矣夫數罟竭澤盛世不設深文苛察亦君子不為也使吏不得以賕賂行私意不敢以架漏欺公家則淮東之民實被聖上寬仁之澤抑豈獨余之望將使世所謂丈夫者知一介之士所守如是是非可易者豈不偉與於其行書此以為贈凌君其或有取焉

第一山人文集序

宋以科舉取士士之欲見用於世者不得不繇科舉進故父之詔子兄之教弟自幼至長非程文不習凡以求合於有司而已宋之末年文體大壞治經者不以背於經旨為非而以立說奇險為工作賦者不以破碎纖靡為異而以綴緝新巧為得有司以是取士以是應程文之變至此盡矣徂於科舉之習者則曰鉅公如歐蘇大儒如程朱皆以是顯士舍此將焉學是不然歐蘇程朱其進人矣

其名世傳後豈在是哉王君壯猷自弱冠或設可滿  
場屋間取鄉舉如拾芥非啗王君視功名唾手可  
得一時之士亦孰不以高科期之爾來科舉既廢  
王君出其胷中之蘊作為詩文成數巨編暇日攜  
以見過求余為之序余讀一再過文不苟作字不  
苟置意深而氣直涵泳書易出入騷選宜可以名  
世傳後而非一時科舉僥倖求合於有司之作也  
非自拔於流俗者能若是耶余既為是說遂書以  
為王君文集序王君名方叔字壯猷其先自盱眙  
徙吳興故推其所自題其編曰第一山人文集云

陳子振詩序

予友鄧善之張仲實陳無逸皆英爽之士其言語  
文字足以雄一時予愛之重之一日而得三子者  
之言皆曰吳中陳子振佳士也尤長於詩今將求  
序引於予予久杜門聞詩人之款予也喜甚亟出  
肅陳君陳君袖出其所為詩文曰壯遊集八卷余  
益喜亟取讀數篇陳君誠能詩獨未解所謂壯遊  
名集者意陳君南適越北之燕趙東遊齊魯而西  
走秦晉凡天下名山大川如岱華太行江淮河海  
皆嘗歷覽其形勢而窺其祕奧故以是名

然

讀之終篇其所至不過吳中數郡而已陳君其人  
也其遊不出於吳而名其集曰壯遊余甚惑焉思  
而不得其說則以問諸陳君陳君曰遊豈有遠近  
哉顧壯懷何如耳至讀君自序有曰不好追蹈前  
人法則嗟乎若此者雖余亦壯之而遊何必廣哉  
古之作序者皆序所以作者之意故余因其名集  
而爲之序若夫詩文之美觀者當自得之不待余  
言之贊也贅而贊之余懼非作序之法也又集中  
有贈葉文炳詩云墨妙當今亞子昂余不識葉假  
令葉善書當追配古人余書何足重於世而云然  
哉余甚愧焉請陳君爲刪之

薛昂夫詩集序

嗟夫吾觀昂夫之詩信乎學問之可以變化氣質  
也昂夫西戎貴種服旃裘食湏酪居逐水草馳騁  
獵射飽肉勇決其風俗固然也而昂夫乃事筆硯  
讀書屬文學爲儒生發而爲詩樂府皆激越慷慨  
流麗閑婉或累世爲儒者有所不及斯亦奇矣蓋  
昂夫嘗執弟子禮於須溪先生之門其有得於須  
溪者當不止於是而余所見者詞章耳夫詞章之  
於世不爲無所益今之詩猶古之詩也苟

補

則聖人何取焉繇是可以觀民風可以觀世道可以知人可以多識草木鳥獸之名其博如此嗟乎吾讀昂夫之詩知問學之變化氣質爲不誣矣他日昂夫爲學日深德日進道義之味淵乎見於詞章之間則余愛之敬之又豈止於是哉

左丞郝公注唐詩鼓吹序

鼓吹者何軍樂也選唐詩而以是名之者何譬之於樂其猶鼓吹乎遺山之意則深矣中書左丞郝公當遺山先生無恙時嘗學於其門其親得於指授者蓋非止於詩而已公以經濟之才坐廟堂以

韋布之學研文字出其博洽之餘探隱發奧人爲之傳句爲之釋或意在言外或事出異書公悉取而附見之使誦其詩者知其人識其事物者達其義覽其詞者見其指歸然後唐人之精神情性始無所隱遁焉嗟夫唐人之於詩美矣非遺山不能盡去取之工遺山之意深矣非公不能發比興之蘊世之學詩者於是而紬之繹之厭之飫之則其爲詩將見隱如宮商鏗如金石進而爲詩中之韶濩矣此政公惠後學之心而亦遺山裒集是編之初意也耶公命爲序不敢辭謹序其大意

皇朝字語觀瀾綱目序

余嘗讀北史見當時巨族貴種皆以工譯語相高其間雖時見一二語恨無文字相傳不知作如何云云也蓋譯語皆有聲而無文雖欲傳其可得乎聖朝混一區宇乃始造為一代之書以文寄聲以聲成字於以道達譯語無所不通蓋前代之所未有也古婺王伯達深解其義編集是書曲盡微妙其亦善言語之良師也古人有言塗無遠而不彌理無微而不綸余於是書亦云

送田師孟知河中府序

余讀漢史至循吏傳觀古循吏之所為政事教化之所感召能使蝗不入境虎度河去民至稱之為父母嗟乎何以得此於民哉三代而上木置郡縣循吏之名未立繇漢以來士大夫之賢者苟不得一郡一邑而為守令政事不見於世德澤不及於民何由列於史官使循良之名愈久而常存也余友田侯師孟以儒家弱冠而仕於朝且三十年若銓選財用刑名凡國家急務莫不周知而練達而又未嘗一日廢書故於經史百家悉能深知其義而不同於流俗朝家循序而遷得知河中府序謂

如侯者當位之於朝出其所學上為朝廷羽翼展其所長亦足以裨補於明時予謂不然以師孟之才且賢得一城而守之宣布聖天子德澤下及於百姓將古循吏復見於今日矣河中古蒲坂舜所都也有虞氏之遺風存焉民淳而事簡亦師孟之所樂也一旦聖天子擢天下之治最者而大用之必自河中始於其行群公賦詩贈之而孟頰為之序侯名衍師孟其字

劉孟質文集序

文者所以明理也自六經以來何莫不然其正者自正奇者自奇皆隨其所發而合於理非故為是平易險怪之別也後世作文者不是之思始誇詡以為富剽疾以為快詼詭以為戲刻畫以為工而於理始遠矣故嘗謂學為文者皆當以六經為師捨六經無師矣江右劉君某年甚盛氣甚充作為詩文數百篇其鋒殆不可當然竊患劉君之才過多若有不必作而作者夫六經之為文也一經之中一章不可少一句一字不可闕蓋其謹嚴如此故立千萬年為世之經也余老病廢學劉君不以余為不肖一再下問不敢不以誠告劉君以余言

爲然耶則一以經爲法一以理爲本必不可不作者勿使無可不作者勿使剝如此他日當追配古人豈止廟屈賈之壘短曹劉之牆而已哉

### 南山樵吟序

南山樵吟者吳君仲仁所爲詩也詩在天地間視他文最爲難工蓋今之詩雖非古之詩而六義則不能盡廢由是推之則今之詩猶古之詩也夫鳥獸草木皆所寄興風雲月露非止於詠物又况由古及今各自名家或以清澹稱或以雄深著或尚古怪或貴麗密或春容乎大篇或收斂於短韻不

可悉舉而人之好惡不同欲以一人之爲求合於衆豈不誠難工哉必得其才於大又充其學於已然後能盡其道耳吳君年盛資敏不以家事廢學故其爲詩清新華婉有唐人之餘風此予所以深嗟累歎愛之不能已也山谷道人有言曰本之以國風雅頌深之以離騷九歌此作詩之良法予既序樵吟復告之以是者所以起吳君也吳君名壽民仲仁其字南山其自號云

### 古今歷代啓蒙序

金陵王君元鼎取自三皇五帝以來事跡編爲四

言又韻其語欲以教童蒙使之誦習俾知古今攜以見示求爲序引余聞古者八歲入小學十歲學書計幼儀十有三年學樂誦詩二十而冠始學禮自是以往博學不教未嘗以知古今責童子也後世欲子弟早成應對之間便以不知古今爲恥故爲師者亦必以是求合於學者之父兄蓋自唐李翰已有蒙求矣若蒙求之類以十數皆不行於世獨蒙求尚有誦習者良由蒙求語意明白易誦故耶然皆不若王君所編爲包括古今諷備治亂不悞於先儒之論議於小學不爲無補然余習讀一

過猶以事跡之繇有非童子所能悉者雖成人亦可讀之以爲歷代史記之目也若工君之用心不既勤矣乎敬題其卷首而歸之

玄武啟聖記序

易曰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夫一者數之始也水者萬物成形之始也生數奇成數偶於位爲北北者背也北方象人背故北極出天最高又北之爲文從人相背陽至冬至而止又自冬至而復生於卦爲坎水之爲文象形爲坎卦東西分流於乾坤之四德爲貞貞者正而固也二義太玄擬易於貞曰



罔冥亦二義在天斗牛女虛危室壁七宿列於北方成形爲玄武玄武者龜蛇也青龍白虎朱雀皆一物而玄武獨二物不謂之龜蛇而謂之玄武之爲色赤而黑龜蛇則然有鱗甲武之象也玄武之神始降宋真宗時爲祠徧天下大元之興實始於北方北方之氣將王故北方之神先降事爲之兆天既告之矣武當山在西南方巍然高且大玄武神依焉黑衣被髮仗劍而踐龜蛇人往往見之至今常然五龍觀主張君洞淵篤於信道強立不撓皇太后聞而召之會京師大旱自去平九月不

雨至於四月天子以爲憂皇太后使人持香從張君禱焉先雨張君爲之日時已而果然大雨累數日乃止遠近皆霑足皇太后厚賜之盡分其徒不以一錢私已其行若是真所謂絕無而僅有者哉是宜神之相之也張君持所刊啓聖記微余爲序今爲誦所聞而書之

清權齋內藁序

清權子處山林而不忘於世故混人事而不累於塵俗一草冠一布衣逍遙天地之間傲睨萬物之表歌聲琅然若出金石古所謂磬列缺魁詭誦

怪之士吾何幸聞其言讀其書耶古之能言者去  
之千載或數百年皆不得而見之所賴而傳者書  
也然則余雖未得與清權子談固已因其書知其  
人矣亦有因余言而得清權之心者乎予名石翁  
姓黃氏清權其自號云

葉氏經疑序

大凡讀書不能無疑讀書而無所疑是蓋於心無  
所得故也無所得則無所思不思矣何疑之有此  
讀書之大患也善讀書者必極其心思一字不通  
弗舍之而求一句一句不通弗舍之而求一章一

章不通弗舍之而求一篇夫如是則思之深思之  
深則必有疑因其疑而極其心思則其有得也凡  
書皆然經爲甚何者六經其來最古傳之久而譌  
謬生焉以今人而臆度古人吾見其不能矣則夫  
疑之多也何怪通川葉君白首於六經凡有疑皆  
萃而爲一編其疑之淺深固未易遽釋而其所以  
疑者有以見葉君之用心於經書而非泛泛口耳  
之學所可同年而語矣葉君以僕嘗從事於斯不  
遠千里來求序引故敘其所以疑者覽者其詳諸

闕里譜系序

魯國孔君文昇以書抵僕示以闕里譜系求僕爲之序且自敘其世家曰文昇之十二世祖諱檜後唐同光間避亂自闕里來居溫州之平陽檜生奕奕生源源生實實生會麗水縣丞會生平平生達達生公志公志生師古處州司戶參軍師古生炳炳生貴敬貴敬生潼孫是爲文昇皇考始家於杭宋德祐末職教建康當是時大兵渡江道梗不可南因又家焉至元廿八年以官事赴大都道卒臨清文昇忍死扶柩歸葬建康而諸孤長者方十歲小者未離乳抱家貧累衆不能復歸溫州既又娶

於漂陽攜諸孤就外氏以居遂爲漂陽人矣竊懼久而忘其所自來故切切然以譜系爲急僕嘗謂人之得姓始皆一也至其末流餘裔往往不知其所從來者歷年之多遷徙之不常而文獻之不足徵也今孔君自曲阜而溫自溫而建康自建康而漂陽凡三徙矣其視溫之族已若溫之視曲阜矣數世之後愈遠而愈疎譜系之作其可緩乎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孔君清修好學故能繼紹先志續述家譜使後世子孫知本支之傳愈久而

不忘夫禮者所以教民不忘其所由生也君子謂  
孔君於是乎知禮謹按自先聖至平陽府君凡四  
十二世至文昇凡五十四世繼自今子子孫孫修  
先世之志勤勤以譜系爲事雖百世可知也歷年  
雖多遷徙雖不常尚何久而忘之之懼乎君字退  
之今爲浙西廉訪掾云

高惟正吳山紀實詩序

吳僧元拙與余遊三十年一日自吳過余持臨邛  
高文度字惟正所爲詩見示且曰吾鄉有丁景仁  
自少小學於高惟正惟正既沒景仁哀其師之無

成而至於卒也求其遺藁得詩百篇刊諸小使行  
於世余聞而嘉之自師弟子之道廢世之學者其  
始未嘗無師及其稍有所立即以師爲諱蓋不止  
於師死而遂倍之也而况高君之窮其生也無以  
爲資其死也不以道而又無子孫以繼其後景仁  
拳拳不忘其私淑之意必欲使其名因是編以不  
朽忠厚之至也推是以往則其於人倫之間從可  
知己故余深嘉之而爲之序若夫高君之詩清雋  
奇雅吾友龔子敬言之詳矣余復何言哉景仁名  
應榮濟陽人今居吳云

趙文敏公松雪齋全集 卷六

趙文敏公松雪齋全集 卷七

海上 後學 曹 培廉 敬三 校

記

吳興山水清遠圖記

昔人有言吳興山水清遠非夫悠然獨往有會於  
心者不以爲知言南來之水出天目之陽至城南  
三里而近匯爲玉湖汪汪且百頃玉湖之上有山  
童童狀若車蓋者曰車蓋山繇車蓋而西山益高  
曰道場自此以往奔騰相屬弗可勝圖矣其北小  
山坦迤曰峴山山多石草木疎瘦如牛毛諸山皆

與水際路遠其麓遠望唯見草樹緣之而已中湖  
巨石如積坡陀磊砢葭葦藂焉不以水盈縮為高  
卑故曰浮玉浮玉之南兩小峰參差曰上下釣魚  
山又南長山曰長超越湖而東與車蓋對峙者曰  
上下河口山又東四小山衡視則散布不屬從視  
則聯若鱗比曰沈長曰西余曰蜀山曰烏山又東  
北曰毗山遠樹微茫中突若覆釜玉湖之水北流  
入於城中合茗水於城東北又北東入於震澤春  
秋佳日小舟泝流城南衆山環周如翠玉琢削空  
浮水上與船低昂洞庭諸山蒼然可見是其最清

遠處耶

縮軒記

余與戴子遇於浙水之上相嚮而笑曰胡然而來  
乎於是握手而語促膝而坐莫逆而相與為友其  
游從之樂大暑金石焦草木枯大雨沾裳濡足而  
不以為困商論辨析百反而不以為異已俄而戴  
子有歸志曰吾將歸乎四明之山遵海濱而處辟  
吾堂之南雷名之曰縮軒子能記之否乎曰何哉  
子所謂縮者戴子曰甚矣吾之衰也吾畏人者也  
余仰而聽俯而惑曰人之生也必有慊然不足於

中而後畏縮怯爽之心生今子貌枯而道腴家貧而德新人將畏子子何畏於人而何縮之云乎戴子曰向也吾睢睢而于于而無與居高吾冠博吾裾自以爲讀先王之書出而用之上可以佐時下不失自娛當是時志進而已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則龍蛇吾聞之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千歲之後人將謂我愚今吾往矣木石之與居而麋鹿之與羣而已耳且子獨不見夫魚與鳥乎山林之樂江湖之性雖有韶濩之音子都之姣一旦遇之飛者決起游者深潛矣憂患怵乎吾情而事

物感乎吾心世且與我違矣而欲不縮得乎余喟而歎曰吾過矣子之言道也吾喻子志矣天下莫天於盜跖而顏子爲壽莫貧於齊景而伯夸爲富萬鍾之祿君子或以爲不足袞衣之榮君子或以爲辱世以爲石君子以爲玉由是言之則子所謂縮者豈非屈於一時而伸於後世者耶

默齋記

華陰楊君士桓名所居室曰默齋而屬余爲記余嘗試爲之說曰言者心之所發也人心之動必形於言故凡有動於中者雖欲不言言而欲不類不

可得也故喜則言便怒則言躁悲則言慘憂則言  
塞忿則言煩戲則言甘氣直者剛以達謀深者險  
而詭德厚者簡而中資美者清而高峻者必暴而  
支者必疑此類之所可推而君子亦以是觀人焉  
傳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至也一  
言可以爲榮一言可以爲辱言固不可不慎也而  
亦不能無言也今子以默自銘豈遂欲無言乎夫  
陰者陽之基也靜者動之代也陰不極則陽不生  
靜不極不能以致動今夫雷霆之震驚凡天地之  
間萬物之衆蠕動喘息有知無知之殊皆鼓舞動

盪氣達而甲坼其功若是然而至於秋冬之交則  
默然若無有者一或發聲則妖異隨之矣向使雷  
霆日日而鳴則吾見萬物英華將不斂英華之不  
斂則生意幾息又何望於遂其性哉君子之道或  
默或語陰陽之義也孔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老子曰大辯若訥是故人患不能默耳不患不能  
言也苟能默矣於言乎何有平居恂恂如不能言  
及夫臨大事決大議一言而人無異辭此古所謂  
能默然者也而非無言之謂也士桓其勉之哉

明肅樓記



至元十六年詔立後衛親軍都指揮司設使副簽  
事統選兵萬人車駕所至常從營白雁口既成官  
有解士有舍糗糧有倉金鼓有樓器械有局交易  
有市凡軍中之政畢舉營南迫信安河西臨滹沱  
白溝東與郎城蛤蜊港接越六年當至元廿一年  
秋大霖雨明年秋又雨羣川漫流營居水中士馬  
告病樞密院以聞得旨移稍西於是重作圓營去  
卑就高舍危即安衆心胥說不日成之士強馬蕃  
視昔爲雄由是開屯田千頃用其農隙以講武事  
無坐食倉廩之弊而有古者寓兵於農之遺意焉

中營爲樓凡數十楹懸金鼓以警士之視聽雄偉  
壯麗去地百尺憑高遠望可盡數十百里之外歲  
時椎牛醞酒高會饗士三令而五申之士皆不敢  
仰視坐作進退無不如法自衛帥以下咸請名斯  
樓而記之僕聞之古人有言曰兵政貴明軍令貴  
肅舍明與肅非政令之善者廼名之曰明肅而求  
集賢侍講學士宋公大書以匾其顏方今天子聖  
明四海之內晏然無桴鼓之警宿衛之士皆安生  
樂業除其器械足其衣食春秋屬橐鞬簡車馬從  
乘輿巡幸蒐獮出入神旗豹尾之間示不忘武備

而已而諸公能於無事之時勤於軍政如此其所  
謂暇且整者耶夫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  
臣况入營壘登斯樓見其行事者乎可以知一時  
將帥之賢矣抑又聞之古之謀帥者以說禮樂敦  
詩書爲賢詩書禮樂疑若於將帥邈然不相及然  
欲使士卒皆有尊君親上之心非是物其孰與於  
此故因記斯樓之成而併書之以爲諸公勉是役  
也諸帥既定議簽事劉公實董其事云

完州前進士題名記

古者鄉州黨遂皆有庠序以教學者其大夫長正

亦皆其鄉之長老以帥其子弟故民之從之也易  
夫惟其從之也易則人才之衆多匪降自天亦人  
力之助也金自有國以至於亡僅百年然以文取  
士完州之境登進士第者舉不乏人當金之時完  
未爲州永平一縣而已夫一縣不爲大也百年不  
爲久也而士往往以儒科起家豈可謂非美哉劉  
君安仁完人也余往在江左識之及予來燕謂余  
曰曩吾邦之美若是而今也則亡吾恥之思琢石  
大書鄉先生之以進士進者刻之學宮將使往者  
傳遠而不墜來者景慕而知勸且求余文爲之記

安仁斯言真仁人之言也古之鄉長老帥其子弟而教之其意亦若是而已自世俗觀之孰不以爲迂踈不切而安仁乃汲汲然若已有所未足而爲之非知本乎夫儒者之事通乎天人而接乎聖賢推而放之可以爲邦國之光卷而懷之猶不失爲身修家齊之士可不務諸於是探討故實自天會訖於正大得三十有口人併攷其官簿書而刻之凡完州之士非其曾玄則其雲仍也蓋思勉於學以無負安仁之意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又况以一州之庶豈無聞風而興起者哉安仁名口

今掾中書省云

賢樂堂記

延祐四年 月 日詔作林園於大都健德門外以賜太保曲室且曰今可爲朕春秋行幸駐蹕地有司受詔越月而成南瞻京闕雲氣鬱葱北眺居庸峰巒翠嶺前包平原却倚絕壑山回水縈誠畿甸之勝處也中園爲堂構亭其前列樹花果松柏榆柳之屬不侈不隘克稱上意集賢大學士臣邦寧復請賜名其堂若亭乃命臣趙孟頫具名以聞於是請名其堂曰賢樂之堂孟子所謂賢者而

後樂此者也亭曰燕喜之亭詩所謂魯侯燕喜者也制曰可即日命昭文館大學士臣溥光書以賜之太保公復俾孟頫爲之記以表上恩及名堂之意古者賢公卿大臣遭遇時君得志當世蓋亦有園池臺榭之觀非徒以適宴休縱逸遊而已將以散意息慮思其政求其道推其樂於天下以輔成其君也惟古之爲園也臺榭也必以仁爲之基義爲之塗禮爲之藩垣不言而信及於豚魚不動而澤被乎草木品物欣欣各得其所是以居之而安遊之而適思之而得求之而合推其樂可以及乎

四海保其地可以傳乎子孫故孟子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公以深忠碩德光輔聖明位列三公恩冠百辟而戰戰慄慄夙夜匪懈恒懼無以報聖天子之深恩近有詔進公太傅公俯伏力辭必得請而後已然後人始知有辭讓之風非賢乎况茲園池臺榭之爲不作於已而受於天子且天子不以賜他臣而以賜公是天子以賢賞公而公以賢受賞君臣一德相際如此必能推其樂保其地如古之賢者則魯侯燕喜之頌不得專美於前矣此名堂若亭之意而天下亦以此望

於公也敢書以爲記

大雄寺佛閣記

闕逢涪灘之歲春正月長興大雄寺僧道成使其徒得恩以書來謁曰大雄故陳之報德寺而今名則宋治平間所更也廣廷大殿規制偉傑殿北故有華嚴殿荒陋迫阨見者咸謂弗稱道成乃與居拱者謀即其地建佛閣三十楹既成中置大像復作小像千翼之黃金莊嚴勝相備具蓋裒人之施竭已之資崇積銖寸忍可誓願歷一星周而僅有濟今拱既死而道成亦已老矣恐遂泯泯無以示

後人敢以記請余竊嘉其志乃爲之記曰天下之事類非苟且欲速者所能爲也夫欲速則志不達苟且則功易墮吾觀二子經營謀度忘十年之久而以必成爲期故能闢隘陋爲高明化荆棘爲岑樓繚以朱闌覆以重檐然後視殿若廷始若無愧微夫二子堅持之操勤篤之行弗遽弗撓安能以小致大以難致易訖不違其志如此哉其視世之苟且欲速徼倖旦莫者所成就爲何如是可書已按長興爲陳高祖故里寺其宅也有檜在廷直殿之西偏邑長老言當時故物也蒼皮赤文破裂奇

詭而茂悅之色千載不渝余故每至輒盤桓其下而不能去及登斯閣爲之四顧山川寂寥萬像蒼茫古人遺跡皆已湮沒無餘矣而此樹婆娑獨以浮屠氏故得全是豈偶然也哉則又爲之咨嗟歎息而不能已寺在唐會昌間嘗廢至大中乃復又一百年當宋天聖三年寺僧志輦等始新作三門又二百年而閣始建繇陳天嘉至於今其廢興大略如此寺故無記載故余併及之使來者有攷焉

瑞州路北乾明寺記

瑞州城東北有山曰妙高登茲山者山川之高深

樹木之陰森蓮花之敷芬禽鳥之翔吟凡一郡之勝萃於人目蓋俗氛所不能至而佛境之所融攝也在昔宋時祠洪山靈峰尊者於其顛郡人禱焉雨暘弗愆而物無疵癘於是延乾明寺尼妙智俾主祠事智以苦行淨業檀施聿來因闢祠爲寺而自別爲北乾明焉仍乾明之名示不忘本而加北者以方所言也既乃度元勝永遠了敬紹勤爲徒敬也勤也得智之道相與刻苦勵志拓故宏新而敬之徒法玉貴亨益思所以卒智之始圖乃構堂以安清鉢築室以嚴淨居法堂西敞靈祠南啓佛

天菩薩羅漢之像經律論教之藏各爲大屋以覆之棟宇之隆雕塑之巧繪畫之工黃金丹砂璀璨芬郁之飾種種莊嚴咸詣其極最後作堂於萬竹中以爲宴坐之處紫節湘斑森然林立如植幢蓋風生而瓊琳鳴雨集而鸞鶴舞見者驚喜至者忘歸其所成就如此而錄教事者方且以事撓之若不可朝夕居元貞二年了敬乃攜其徒玉與亨之建康求直其枉遂絕長江渡大河北走京師行御史臺中丞張閻公宣政院參議旦牙公引以見大護國仁王寺瞻入大師以其事上聞有旨護持禁毋擾其寺且賜了敬號圓覺大師已而皇太后妃子皆憐之賜衣與食又降懿旨以其寺充位下焚修道場度弟子出入宮掖得乘水驛往來大恩優渥可謂至矣山靈川祇亦大歡喜適中丞公行宣政院於杭敬與其徒自江右來謁公公示孟頫以事狀命爲文記其始末乃敘其事以爲記了敬宜以遭逢自慶益自砥礪究竟六度上報國恩其徒亦宜淑慎持戒精進不退以成敬之志則庶幾無負國家崇重之意未幾中丞公拜中書左丞將行以一大藏經與之使迎至乾明有以見中丞公之

能施而二三比丘尼其道有足以動王公大人者  
皆可書也自智之建寺其法蓋甲乙相傳云

九宮山重建欽天瑞慶宮記

九宮之山真人居之其山之高去地且四十里殆  
與人煙絕多壽木靈草幽花上藥薈蔚藿藜蒙籠  
蔓延於其上清冷之泉噴薄飛流於其下蓋遊仙  
之別所而栖真之福地也自真人之居是山禱焉  
而雨暘時祈焉而年穀熟故宋人築宮而嚴事之  
其事則司業易公之記可攷矣己未江上之役兵  
既解而宮毀於盜冲隱大師封君大本與其徒思

復于古昔拾瓦礫除葦莽度才鳩工作而新之迺  
作妙應之殿殿西南鄉為淵靜之居東為方丈殿  
南為天光之堂其上曰朝元之閣閣西龍神殿東  
為藏室皆南鄉閣之南為仙游之殿又南為通明  
之殿殿西為西廡廡西為道院其東亦為廡東廡  
之東為齋廚倉廩廡南為天聲之樓縣大鍾於樓  
中樓東西面又為道院庭西東面為朝真之館中  
庭為虛皇之壇壇南為碑亭亭南為三門門東為  
化士之局西亦如之三門之南為華表其東西皆  
屬以周廊門南為壺天之亭又南為天上九宮之



門合數百間皆雄傑壯麗儼若清都縹緲靚深疑  
出塵境雖仙靈之宅陰有相者亦不可謂非人力  
之極致也當封君時則有若某某同其勞封君既  
老戴君繼之最後得法師羅君希絰某某成其終  
由封君以來歷年三十更有道之士十數然後毀  
者復完廢者復興卑者崇之缺者增之百神之象  
祭酒之器養生之田鼓鐘幕帟供張之具視昔有  
加焉豈非難哉豈非難哉至元丁亥孟頫奉詔赴  
闕始識法師羅君於京師而又與余同邸舍居久  
之以記爲請辭不得乃敘其事而記之然余於此

重有感焉使世之儒者不廢先儒之說以正誼明  
道爲心令議者不得以迂闊而非之則斯文當日  
新庠序當日興子衿之刺不作矣豈惟是哉使天  
下之人農工商賈皆不墜其先人之業各善其事  
則家日以益富生日以益厚安有壞家毀屋者哉  
余於此重有感焉故併書使刻之石後之人其尚  
思余言毋俾其成之難者敗於易也今天子崇信  
道德凡茲山之田皆已復其租矣衣食於山中者  
盍亦思庶人帥子若弟終歲勤動以供賦役而吾  
乃得優游逍遙茹蔬飲水以自樂其道宜何以報

帝力哉羅君方以道術受知聖明其必有以也

南涇道院記

澗右之地水居十七其勢汪洋沮洳往往而是水  
行之道可以通舟楫土人謂之爲涇嘉興城西南  
五十里而遠曰秀涇有張氏者居其地德祐之末  
燬於兵火張君全真廼改築於秀涇之南所謂南  
涇者也既而其妻死不復娶闢以爲道院脫儒冠  
著道士服翛然獨處以頤性養神爲事凡田疇所  
入悉以供土木工估中爲殿堂祠玄武神其背爲  
延真之閣講道之堂其左右爲栖士之舍其陽爲

迎仙之橋放生之池因池爲堤列樹松柏梅竹又  
南數十百步有大朴數百年物作庵其下曰朴庵  
陂塘環縈林木蔽翳境物潔盛清人心目故遊方  
之士樂其處而多至焉蓋經始於至元丙戌歷十  
有餘年而後成亦勤矣哉人之生也自非聖賢莫  
不有所役或役於名或役於利大有所求則大役  
小有所求則小役總總如也割去世累優游恬淡  
以求自適雖未爲無所求其視汲汲於名若利匍  
匐顛仆於汙穢之塗規毛髮衣食以嫗噉妻子相  
去豈不遠哉初松江修竹胡氏事玄武甚嚴其家

火而神像儼然獨存張君迎歸構殿以祠之上梁之日雨幾不克建張君禱焉俄有白鶴廿八從東北來翱翔其上良久西南去雨隨已而大雨於西南三里之外何其異也上强山僧靖達從吾遊道張君之爲人且道其意乞文記其始末故采其言以爲記

管公樓孝思道院記

按吳興志齊管夸吾之後有避地於此者人因名其地曰棲賢今烏程棲賢山是也其裔散處郡邑迄於今不絕吾妻仲姬所自出也仲姬名道昇父

諱仲字直夫倜儻尚義晚節益自熹鄉里稱之曰管公無丈夫子仲姬特所鍾愛至元廿六年歸於我皇慶元年以余官二品封吳興郡夫人夏五月賜告還家間謂吾曰道昇先人沒而無後禮婦人內夫家而外父母家又不得祀公歲時奉嘗缺焉此不能不重哀思者每一念之未嘗不涕橫集而心欲折也幸先人敝廬無恙意即是建祠俾方外士爲之嚴事庶乎少紓予哀而其爲久遠計也似亦可哉吾咨其孝又善其處是也得禮外意遂如其言爲卜相其宜創樓三間以祠公及公之配周

凡材竹甍石悉撤其舊而壹新之既成使道士掌之扁曰孝思道院又買腴田三十畝以供祭祀且足其食余時與仲姬往造其間君蒿悽愴祭饗從里俗或者亦足以少慰公之靈營也哉書事於石尚俾我後人勿替夫人之志云

碑銘

大元勅賜故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守司徒集賢院使領太史院事贈推忠佐理翊亮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趙國公謚文定全公神道碑銘

太祖皇帝既受天命略定西北諸國回鶻最彊最先附遂詔其主亦都護第五子與諸皇子約爲兄弟寵異冠諸國自是有一材一藝者畢效於朝至元大德間在位之臣非有攻城野戰之功斬將搃旗之勇而道包儒釋學際天人寄天子之腹心繫生民之休戚者惟趙國文定公而已今上皇帝臨御之七年始行褒卹之典於是贈公祖父官爵勳封越明年復賜碑墓道命臣孟頫爲之文當世祖時公爲平章政事臣爲兵部郎中趨走省闈識公爲舊承言論政知公爲詳敢不祇奉明詔公諱阿

魯渾薩理回鶻北庭人今所謂畏吾兒也以父字  
爲全氏曾祖諱乞赤也奴亦納里妣可呂竭失帖  
林祖諱阿台薩理贈保德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司  
徒柱國追封趙國公謚端愿妣張氏追封趙國夫  
人父諱乞台薩理早受浮屠法於智全末利可吾  
坡地沙圓通辯悟當時咸推讓之故其師又名之  
曰萬全事世祖皇帝歷大同路僧衆都提領釋教  
都總統同知總制院事統制院使積階資德大夫  
號正宗弘教大師累贈純誠守正功臣太保儀同  
三司上柱國追封趙國公謚通敏妣李氏累封趙

國夫人初通敏公從父自燕還北庭生公兄弟三  
人已而被召留妻子北庭公兄弟稍長奉母東求  
其父歲餘至雲中得通敏公居三年公從國師八  
思馬學浮屠法不數月盡通其書旁達諸國及漢  
語世祖知其材俾習漢文書頃之遂通諸經史百  
家若陰陽歷數圖緯方技之說靡不精詣會國師  
西還攜與俱歲餘乞歸省師送之曰以汝之學非  
爲我佛弟子者我敢受汝拜耶勉事聖君相泣而  
別比至闕師已上書薦之裕宗得召入宿衛日以  
筆札侍左右至元二十年冬有二僧西來見自言

知天象上召通象胥者數輩與語莫能解有脫列者言公可使立召與語僧乃屈謝不如上大悅明年夏擢朝列大夫左侍儀奉御秋置集賢館命公領集賢公請以司徒撒里蠻領之乃以公爲中順大夫集賢館學士兼太史院事明年夏遷嘉議大夫明年春升集賢大學士中奉大夫明年春進資德大夫尚書右丞並兼太史院事冬拜榮祿大夫平章政事兼集賢大學士太史院使廿八年乞解機務以爲集賢大學士三十年加領太史院事自初授官至是凡八遷並兼左侍儀奉御明年世祖

登遐裕聖皇后命公帥翰林集賢太常禮官備禮冊立成宗即皇帝位明年春以翊戴功加守司徒大德三年復拜平章政事十一年春成宗晏駕哀慟成疾秋八月十有七日薨於大都發祥里第年六十三以是月□日葬城西南剛子原通敏公兆次公開明廓深喜怒不形於色仁足以立政智足以周物明時務識大體初爲世祖所知即勸以治天下必用儒術江南諸老臣及山林藪澤有道藝之士皆宜招納以備選錄於是置集賢院下求賢之詔遣使天下天下聞風而起至者悉命公館之

禮意周洽皆喜過望其有不稱旨者亦請厚賚而遣之以勸來者而集賢長貳極一時名流盡公所薦用又請置國子監學官增博士弟子員優其稟既學者益衆及尚書省立相哥用事詔公貳政公固辭上怒不許相哥政日橫引用羣小以爲腹心公彌縫其間小者損益大者力諫初猶信用久漸乖逆又立徵理司徵責財利天下囹圄皆滿愁怨之聲載路會地震北京公極言地震職此之由上詔罷之盡以與民詔下之日京師民相慶市酒爲空相哥益怒數奏公沮格及相哥敗公一無所汙

然猶坐累籍沒相哥臨刑吏以公爲詰相哥曰我惟不聽彼言以至於此上知公無罪詔還所籍財產裕聖皇后聞其廉正賜以金帛辭又命所籍未盡還者還之又辭成宗即位賜楮幣二十萬緡乃受初成宗在潛世祖聖意已有所屬成宗屢遣使召公公託疾不往及成宗儲位既定索棋具於公公始一至其邸成宗曰人誰不求知於我汝獨不一來我非爲棋具正欲一見汝耳汝可謂得大臣體矣元貞大德間得賜坐視諸侯王者才五六人公必與馬上嘗謂近臣曰若全平章者可謂全才

矣於今殆無其比左右或呼其名上必怒責之曰  
汝何人敢稱其名耶公歷事兩朝餘二十年通昔  
未嘗安寢或一昔至再三召日居禁中彌綸天下  
之務雖妻子未嘗聞其所言每一政出一令下莫  
能知其自公也有譖公者公不辯而上亦不疑及  
公罷政有劉監丞者言公在太史多言災祥事預  
國休戚大不敬上大怒以爲誹謗大臣當抵罪公  
頓首曰臣不佞賴陛下含容天地之恩也若欲寘  
劉罪臣恐無復爲陛下言者上怒不已公力爭之  
乃得釋公所爲類如此公平生雅好推轂士由公

進者凡數十百人位至公卿大夫者不可勝紀而  
未嘗有德色前後所賜金玉束帶裘服弓矢寶器  
常辭讓不敢當嗚呼若公者乃可謂大臣者矣公  
娶郃氏封趙國太夫人子男三曰岳柱資善大夫  
隆禧院使力學爲政有父風曰久著翰林侍讀學  
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卒官曰買住早世  
女一適榮祿大夫徽政院副使也速孫男三曰普  
達答里麻安僧女二銘曰

世祖制治三五同風立賢無方如湯執中惟文定  
公始事裕宗戰戰兢兢夙夜在公名聞天子爲天



子使一話一言納民於軌既闢賢館亦集太史學  
究天人道通孔李保我皇極烝我髦士萬國熙熙  
衆生濟濟權臣怙勢羣小並起皎然夫容出於泥  
滓成宗當陽帝貽孫謀惟公佐之益闡大猷其心  
孔休其政孔脩物無不周義無不由成宗賓天公  
亦長逝生死以之君臣之義斯民之悲哲人之淚  
竹帛煌煌千載無媿繼述濟美褒崇斯備刻辭豐  
碑用勸來裔

故昭文館大學士榮祿大夫平章軍國事行  
御史中丞領侍儀司事贈純誠佐理功臣

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魯國公

謚文貞康里公碑

粵若稽古唐虞三代之時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君  
臯夔稷契伊傅周召之爲臣明良相逢道同而德  
一天爲之清地爲之寧四海晏然萬物咸遂是皆  
有以開乾坤之運鍾川岳之氣故能致雍熙之和  
立泰平之基歷數千載其事紀於詩書不可誣也  
唯我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躬神武之姿心仁  
厚之德混一區宇視民如傷中統至元之間民物  
熙熙知有生息之樂蓋將參堯舜而四三代時則

有以道事尹 不阿躋世於時雍若臯夔稷契  
伊傅周召之爲者則魯國文貞公其人也公諱不  
忽木自祖父海藍伯而上世爲康里部大人海藍  
伯事王可汗王可汗滅帥麾下遁去太祖皇帝虜  
其全部以歸第十子燕真年十餘歲分賜莊聖太  
后性恭謹善爲弓服事世祖皇帝不離左右配以  
高麗美人名長姬姓金氏生五子次二爲公公幼  
事裕廟於東宮間因簡衛士子俾師贊善王恂恂  
從北征而太傅魏國許文正公衡爲國子祭酒公  
時年十二眉目秀美進退詳雅已如成人父知其

非常兒請於上欲教之讀書有旨入國子學師事  
許公性强記日誦千餘言有問必及綱領許公亟  
稱之謂公必大用於世名之曰時用字之曰用臣  
起家爲利用少監出爲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副  
使尋陞提刑按察使嘗使河東道遇飢民死徙相  
屬因便宜發廩所活數萬人歲旱行部所至輒雨  
入爲吏工刑三部尚書桑哥得政公數與之爭事  
於上前桑哥怒切齒於公使西域賈人詐爲訟冤  
者遺公美珠一篋公却之已而知其謀出於桑哥  
因謝病免拜 學士承旨奉使燕南公弟野理

審班與徹

劾奏桑哥上怒捕繫桑哥遣使

者趣召公還入見語連日夜卒誅桑哥桑哥誅命公爲丞相公讓太子詹事完澤是時上春秋高成宗將兵北方位號猶未正公謂相東宮舊臣則衆論自定國家自安矣上默然良久歎息言曰卿慮及此社稷之福也於是完澤爲丞相而公平章政事桑哥時賣官高下有定價上自朝廷下至州縣網紀大壞在官者以培克相尚民不堪命往往起爲盜賊公與諸公謀議欲革桑哥弊政首召用舊臣爲桑哥所斥逐者尤重文學知名之士使更相

薦舉雖毫髮之善亦無所遺桑哥之黨唯忻都納速納丁蔑理王濟等罪狀尤著則劾治而誅之其餘隨才拔擢待之無間由是人情翕然悅服每遣使必慎擇其人使還問之以所至長吏爲政善惡之狀其自四方來者亦然叅伍相驗無能欺者苟政績尤異輒上聞或賜璽書或賜衣物隨加遷擢故當是時百官得其人萬事得其理陰陽調和年穀屢登庶民樂業海內大治世祖莫年以天下事屬之於公嘗謂公曰太祖有言國家之事辟右手執之左以猶恐失之今吾爲右手左手非

汝耶

每題

論治道古今成敗之理至忘寢

食或危坐達旦謂公曰曩與許仲平論治許仲平不及汝遠甚先許仲平有隱於朕耶抑汝之賢過於師耶公惶恐謝曰臣師見理甚明臣之所聞知何足以跂其萬一第臣師起於布衣君臣分嚴進見有時言不克究臣賴先臣之力陛下撫臣兄弟如家人兒子朝夕左右陛下又幸聽其言故得盡言至此上又嘗撫髀歎曰天既幸生汝為吾輔佐之臣何不前二三十年及吾未衰而用之哉已而顧謂侍臣曰此吾子孫之福也或上書謂征流求

國及徵江南色銀有詔集百官議而行之公力請於上為寢其事公以朝廷庶政多仍襲前代第求詳於簿書稽古禮文之事顧缺而不講已奏得旨與文學之士共議定為規制使萬世可以循守用事之臣有不便者力加沮抑故其事中輟識者至今為恨大尉伯顏受遺詔立成宗召公共定大計丞相欲入亦拒不納成宗立以公為先朝腹心之臣尤加禮重事有不可行公必侃侃正言援引古今復甚力上聞之悚然雖已成命數奪而止公在中書同列頗畏憚公或以私意干政公輒拒不從

繇是深以爲怨會公以疾在告上亦不豫久因構  
公與丞相有隙出公爲陝西省平章他日聖體稍  
安怪公不預奏事問知其故大怒責丞相以爲欺  
立召公復入中書公體素弱至是氣羸益甚上以  
御史臺事簡拜昭文館大學士平章軍國事行御  
史中丞領侍儀司事公已去中書朝廷之政稍紊  
於其舊久之丞相頗覺爲同列所誤不得與公共  
事對公引咎自責流淚滿襟未幾果以累聞於是  
朝廷益知公之賢公在御史臺監察御史及各道  
廉訪使者多擇士人爲之患吏不知義理言通一

經一史試吏及勸上降詔勉勵學校議行科舉所  
改苛法如按官吏犯贓子不得證父妻妾不得證  
夫主皆仁政之大者公慮完澤之後大臣中無可  
繼之者乃薦荅刺罕哈罕哈孫自江浙行省平章  
政事召拜丞相嚴重守正卒有功於社稷武宗出  
鎮北邊百官郊餞欲與公易所騎馬公謝不敢當  
弟獻所騎馬明年使者自塞上來賜公名鷹一蓋  
武宗已屬意於公矣公喜劑量人才聞人有善汲  
汲然求之唯恐不及今之朝士凡知名天下者皆  
其客也世口公之貧數厚賜公公悉以分昆弟

故人之家 尸遺餘子孫所仰唯第宅碾磨之類  
蓋賜物之不可分者公薨於大德四年□月十七  
日年止四十有六天子震悼士大夫哭泣相弔是  
月廿七葬大都西四十里東安祖之原葬之日都  
城之民爲之罷市公得君而不恃得人而不滿居  
高位而自卑若不足天下視其身進退爲朝堂重  
輕十年武宗追念其忠贈純誠佐理功臣開府儀  
同三司太傅上柱國追封魯國公謚文貞夫人寇  
氏王氏皆魯國夫人寇氏前卒生子回今爲淮西  
廉訪使王氏御史中丞薊國文正公壽之女生子

夔今爲集賢待制女立童適御史中丞相朶兒赤  
之子不花二夫人皆與公合葬父官至衛率贈開  
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晉國公母晉國夫人祖  
父贈光祿大夫上柱國追封河東郡公祖母河東  
郡太夫人世祖臨崩賜公辭一曰汝死持此來見  
我故公之薨與辟俱葬君臣之義死生不渝如此  
銘曰

大哉有元皇皇世祖仁明而武以一天下天下既  
一帝賚良弼整我皇綱儀爾百辟於唯魯公百辟  
是儀篤望 守聖賢爲師利用是監按察是司入

長天宮入官時迺董考工百工攸宜迺領司寇  
直哉無私爰陟辨章百揆咸敘無言不讐帝所倚  
注銖鋤惡草長養嘉穀晚領臺綱朝廷是肅父父  
子子夫夫婦婦下母證上風俗益厚當是之時陰  
陽和平雨暘時若百穀熟成薄海內外於變時雍  
匪公則賢維帝任公昔在唐虞臯夔稷契殷周之  
世伊且孔碩公之事君動與道俱雖古名臣何以  
加諸帝將上天白璧是授公今雖沒在帝左右王  
城之西巍巍高墳樹之松柏鬱然如雲盛德之源  
澤流子孫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程氏先塋之碑

至元二十四年孟頫自布衣蒙恩擢兵部郎中時  
員外郎程君天錫實爲同僚以故知之爲詳君天  
姿樂易未嘗見愠色家既饒財好士而能施視人  
之急難若已處之有求者輒與無所靳其居官不  
避事與之處愈久而無怨古之所謂豈弟者君其  
近之孟頫自兵部遷直集賢君陞郎中孟頫既外  
補君乃閒居不復求仕進徜徉閭里間自樂而已  
元貞元年孟頫蒙恩召至都下見君顏貌如渥丹  
覩在兵曹時不加老然後益知其所養者爲不淺

漢也一日謂孟頫曰禹圭冢世居蒲金末自蒲來  
燕居燕者三世矣墳墓皆在燕自曾祖而上皆葬  
於蒲道里之遼遠譜牒之散亡葬於蒲者既已不  
可得而考矣既往者不可得而追矣而今而後不  
思所以傳久遠則葬於燕者又安能久不泯哉知  
我者莫如子圖所以傳久遠者莫如子之文子其  
爲我圖所以傳久遠者孟頫識君且十年其交情  
如一日欲辭則不可乃按其行狀敘而銘之按程  
氏其先蒲人世以農爲業曾祖諱浩字浩然性機  
巧凡工事無所不解由是舍農而工技藝之精出

儕輩右年八十四卒妣羅氏祖考諱璋字彥玉資  
剛毅以佃僮見稱善商賈之事遂以致富當金之  
亡來居於燕程氏之居燕自彥玉始年八十三卒  
妣王氏考諱震字伯威仕聖朝爲人匠打捕鷹房  
等戶總管慷慨不拘小節既耄乃謝事年八十三  
卒妣路氏治家愿而有別年八十五卒歲庚戌總  
管府君卜新塋於故燕都陽春門外三里庄以葬  
祖考戊辰新作大都而塋域當御道是歲八月程  
君乃改卜於看丹造吉村之原自曾祖而下三世  
卜徙葬焉去古既遠好名者衆爭取先代賢臣名



一高官大爵者冒以為其所自出不知誣其祖之為過之大也程君獨不然書其行事務不失其實亦可謂淳實不欺矣抑余觀程氏累世壽皆至八十餘至程君起家為郎光顯一時家事殷厚優游佚老年六十餘若四十許人而二子又皆秀發足稱其家書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意其上世積德之厚故天之報施若是耶其餘慶蓋未艾也君娶李氏大都人二子長曰昂霄次曰冲霄銘曰惟元貞元年歲在乙未七月朔日作程氏先塋之銘維程氏家本農也居於蒲阪聖元割金爰徙薊

丘既富壽昌看丹造吉實為燕程始祖之藏施於後人其子子孫孫世享之

郝氏先塋碑銘 元復初製序

芒芒往古得姓維均孰匪善積而後克振郝氏之先出太昊世裔孫封殷以采為氏秦漢梁周咸有聞人至唐益顯位於相臣金有宛平卓魯之化從金居汴入元徙霸卒葬盧師為燕始祖四子皆賢有孫孔武弼亮贊襄袞職是補慶延祖考大啟土宇土宇既啟再世維公孰匪象賢其先克封盧師之原山川之會何以樹之維松及檜曰昭曰穆敘

葬於斯子子孫孫聿來孝思維孝維忠天監不遠  
我作銘詩百世其勸

趙文敏公松雪齋全集

卷七

趙文敏公松雪齋全集

卷八

海上後學 曹培廉 敬三校

碑銘

蔚州楊氏先塋碑銘

中順大夫晉寧路治中楊侯既葬其曾祖以下三世於蔚州將立石墓左而蔚故不產佳石有告之者曰永寧口有石天成如龜跌高三尺廣四尺其長倍高侯輦致之夜有大聲三若自龜出者又有告者曰去石龜三里許有石如碑高廣與龜稱復輦致之及門霾霧昏塞碑作大聲躍於地前行三

十有二尺侯求余爲文將刻諸石爲余言如此余  
蓋疑之已而得蔚父老之言於宣德府者爲之歎  
曰鬼神之相之也其有以哉於是復徵其行事得  
叅知政事王公思廉所撰侯爲平定知州時德政  
碑言賣歷本均課程收皮革興碾磴省民錢五萬  
餘緡他善政甚多又得榆關岳蕃及同知武州事  
楊述所爲碑文言侯引龍池以給安平溝郟湫以  
通亂柳導盤纏河以貫裴邨凡水之利無遺力焉  
而侯不憚胼手胝足躬事畚鍤以爲民倡故雖功  
大力鉅而成不踰時古所謂西門豹鄭國之流殆

無以過之蓋侯性朴質強力絕人有可以利民者  
不啻若嗜欲使侯得居大官其所建豈止於是哉  
宜鬼神報之以龜石云侯名贇蔚州人年十一給  
事馬驛馬肥好十六歲祖母代之還家爲農稍長  
右三部俾領三千人采木作大都城門時至元四  
年也俄佩銀符見世祖皇帝於廣寒殿授蔚州采  
木同提舉十六年佩金符凡四爲采木提舉由奉  
訓大夫改奉直大夫泰安州萊蕪等處鐵冶提舉  
尋知嵐州平定州皇太后幸五臺以侯爲中順大  
夫知宣德府仍領采木之役特賜鈔二千五百貫

貂裘一至大二年除晉寧路沿中今七十六矣上下馬如少年真奇士哉曾祖諱德清儒而不仕祖諱萬從太師國王爲副元帥佩銀符父諱伯榮亦不仕葬以某年某月某日立石以某年某月某日墓在蔚州麥子疇銘曰

至頑者石冥然無知無喙而鳴無脛而馳芒芒之中有物使之信哉楊侯言不吾欺興事利民甚於渴飢孰謂鬼神能報厥施彼牧民者鮮克是思剝下爲利徼幸已私天則不佑雖盛必墮於維楊侯先壟在茲若祖若考英靈攸綏有龜自至負是豐

碑千有百年視此刻詩

趙君謙甫墓碣

趙君諱受益字謙甫祖諱友妣鄭氏考諱成妣郭氏由祖以上世居清州西流河之南蔡家里金末貞祐中考逃難來濟南卒葬歷城西南龜山之下十里河之原故遂爲郡人焉君自弱冠習文法書數任事不避繁劇當官者以爲能吏省部入舉居會計之職未嘗不課最性慷慨倜儻不事羈束初吳人黃清卿在俘囚中君憐其才傾囊贖之以歸使子姪輩從學待以師禮黃一旦有南歸之思君

厚贖之且令人送達其家爾後游宦江左數年視  
他人所好子女玉帛棄若涕唾唯收書數十卷而  
已觀斯二者可以知其爲人至元癸巳四月二十  
六日以疾卒於家享年五十有九娶宋氏齊南名  
族是歲七月十九日亦卒享年五十有七子二人  
伯曰元禎中曰元溥孫男二人曰芝曰蘭元禎等  
以某年某月某日合葬君夫人於十里河之先塋  
禮也既葬元禎等介道士張君來謁請余文將刻  
石墓左以傳不朽余聞張君言元禎勤讀書元溥  
爲吏廉謹鄉黨皆以爲善人又嘉其勤勤懇懇有

不死其先君之意風俗之衰久矣二子乃能若是  
余何可固辭也哉嗚呼高宮尊位未必皆賢卑位  
小官未必皆不肖若趙君者亦可謂非碌碌之士  
其不至於貴達則命也後之覽者以余言爲信雖  
數千百載當勿毀焉

杜氏新塋之碑

杜氏之先曰唐相萊國成公如晦其賢天下莫不  
聞其言行官爵載在唐史雖不言可知也按公傳  
京兆杜陵人黃巢之亂子孫有自杜陵徙鳳翔者  
居鳳翔號縣廨五季而宋而金其墳皆在號其世

次隱顯自曾祖而上皆不可得而詳焉祖諱松金末仕爲乾州節度使儀幹雄偉以勇略聞金亡與其子自號徙汴自汴徙鎮又徙燕遂留居之壬子歲十二月八日疾終享年七十祖妣張氏先卒葬於號繼室王氏後君一年卒考諱茂字光祖張出也年十六以節度府君陰入宿衛十八從父避兵於燕險阻艱難中克盡孝道父喪衰麻薦奠皆有禮人稱其孝不求仕進善治生遂致富饒節度府君之卒以先塋之在號也有歸葬之望故葬有闕每言及未嘗不流涕既而以居燕之久且去號數

千里顧終不能歸葬於號乃卜地於燕都之南大興縣西宜遷邨葬曾祖衣冠以爲杜氏新塋杜氏之新塋自節度府君始實中統元年八月一日也祖妣張氏先葬號至是復以衣冠與王氏合葬焉至元九年五月五日茂以疾卒年六十四娶完顏氏至元十九年十一月十日卒再娶王氏廿八年六月廿二日卒子男三人皆王出長曰大川字伯林爲人以義自處居家孝友嘗爲河間西汧股鹽場管勾奉公盡職鹽司將舉之以母老固辭至元二十四年二月十七日卒年三十九娶轉運使周

君女事舅姑有<sub>道</sub>內外<sub>一</sub>聞言良人卒誓不再嫁  
至元二十八年二月卒一子善慶尚幼二子曰大  
興字伯榮乞文於余者也次曰守智字善父天資  
明敏方有志於善至元廿四年六月不幸早卒自  
考以下皆以昭穆葬新塋禮也元貞元年孟頫蒙  
恩召至都下耶律公希光爲孟頫言吾同里有杜  
伯榮者重厚縝密務實去華事父兄孝且弟篋中  
有券約百紙皆父兄以貲貸人者曰此吾父兄積  
德之惠何用徵爲悉火之里中有貧者輒賑其乏  
壯未有室者輒助之娶至有藉杜氏餘力以致富

者伯榮終不以爲己德也事寡嫂甚謹數年足不  
升於堂春秋家燕見輒設拜或問之曰惟禮可以  
別男女吾兄既早世吾事吾嫂敢不敬者老欲聞  
有司乞旌表其門閭者伯榮止之曰此亦盡其在  
我者而已何必示耶伯榮之爲人如此一日與偕  
來謁曰自先人卜新塋於都南大興生四十年雖  
歲時丘壟不敢廢祭埽之職而墓石未立恐久遂  
泯滅後嗣無以知先世所自出又無以尋祖考徙  
燕之所由來大興敢再拜以請幸夫子爲文以銘  
之余謝不敏大<sub>且</sub>請<sub>至</sub>余既嘉其行義重以耶

律公之命不復辭乃其行狀敘而銘之大興

娶李氏有子曰銘慶以斯文名之也銘曰

蕩蕩古今迭盛迭衰大賢之後亦或中微維杜成  
公作相貞觀功業烜然唐史有傳厥後徙號自號  
徂燕豈祖是忘因時而遷燕山之居亦既三世宅  
兆既安昭穆曷紀其宅伊何宜遷之邨其紀伊何  
自祖及孫自祖及孫富而有禮天福善人其昌其  
熾我作銘詩刻諸堅珉後嗣傳之千載不泯

故成都路防城軍民總管李公墓誌銘

公諱昱字仲明太原榆次縣人曾大父彥大父溫

父懋河東宣撫檢察使妣張氏繼室蒲察氏生二  
子公其伯也自少小勤於問學尤有得於易既長  
從事行省郝公幕下戊午授公太原路奧魯萬戶  
中統庚申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即位公時扈  
從上都命公與近臣也速荅同管軍器監事至元  
丙寅也速荅行中書省於四川辟公行中書省員  
外郎時四川未全附公居幕府會金穀調軍食轉  
輸供給未嘗乏絕至於決策制勝公力居多壬申  
改授東川順慶等路宣課大使公長於規畫民不  
擾而事集甲戌行省拜樞密副使行樞密院事



分道攻。定行省公曰：「軍既出成都，乃四川根本，若守非其人，慮有肘腋之虞。僉以公爲可任。」行省公笑曰：「吾意正在此人。」於是公爲成都路防城總管，通管軍民事。公鞠躬盡瘁，知無不爲民賴。以安乙亥冬十二月二日，以疾卒於成都駟馬橋之寓舍。嗚呼哀哉！公生於某年某月某日，享年四十有八。越五日，殯於萬里橋之南羅邨。公卒之前一日，神色如平時，忽召從行親友，悉與訣別。衆皆驚曰：「公神氣強盛，安得此不祥之語？」公曰：「死生常事耳，何諱耶？」呼諸子付以後事，且戒之曰：「毋隨俗。」

誼譁母厚，葬具夜將半命其子，偲讀大學中庸數過，奄然而逝。時有鄉人王小五者，自太原走蜀，未至成都，二百里羅江縣北十里許，道逢公北王素識，公問公將安之，公曰：「吾往直北。」囑以家事甚悉。王至成都，詣家道，所以計日公正卒之日也。時人咸驚以爲神娶仇氏先公十六年卒，繼室韓氏後公十日卒，皆母儀。婦道見稱，親黨戊子七月二日始克歸葬於太原井谷邨之先塋。二夫人祔殉，以瓦器從，治命也。公豁達剛敏，善謀斷，有度量，好賓客，尚氣義，字民以寬治，以律理財，以道既歿之。

後蜀人思之至今初公之從事行省郝公幕府郝公待公厚及郝公卒其幼子天挺甫數歲公曰吾有女年相若也他日當妻之中統癸亥公以事寓燕貽書家人曰郝公之子吾嘗許以長女妻之今其時矣當即成婚家人莫敢違人服其信義子男四人曰佐麓川路教授曰仔東莞鹽司管勾曰侗集賢侍讀學士曰倣龍興路富州同知女三人長適行省郝公之子四川行中書省叅知政事天挺次適東平轉運副使張仲端之子忻州秀容縣主簿藻次適汾州西河縣尹吳公之子某孫男七人

曰乞早世曰興宗曰興祖方向學曰某曰某曰某曰某尚幼孫女九人既葬公之八年當元貞元年孟頫蒙恩召至闕下公叔子集賢學士侗以孟頫往年嘗爲同僚語孟頫曰侗之先君既葬八年而墓銘未備侗爲此懼敢狀其行事以請孟頫辭至再不獲敬敘而繫以銘銘曰

凜凜李公人中之英因時用武奮身成名給餉理財婉畫幕府以戰則勝以守則固曾未半百遽爾隕傾豈伊松柏蒲柳同零天畀公才百未一試稍假以年何所不至天既生之復遽奪之厥理茫昧

所不可知公之英靈驚動行路死而不亡信哉斯  
語井谷之原是爲公藏刻茲貞石俾後勿亡

大元故嘉議大夫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使

姜公墓誌銘

公諱或字文卿姓姜氏萊陽縣人自太公封於齊  
諸姜皆其後也曾祖而上譜牒已不可考祖諱某  
以財雄鄉里好周人之急偶歲凶作糜粥以食飢  
者賴以全活甚衆里中稱爲善人考諱椿質直尚  
志金末盜賊蠭起避楊安兒亂來水寨依張侯以  
居娶臨邑魏氏生公時兵後大疫因之飢饉死者

相枕籍公隨考妣東西奔走若有相之者竟免於  
難稍長從李雄飛學稟資穎悟出他兒右日誦數  
百言過口不忘張侯來濟南披荆棘立官府公因  
侍父至府幕幕僚魏君愛其才留之幕下積一二  
年凡簿書會計之事問輒能答不差毫釐張侯賞  
異之由府吏升充左右司知事屬大數戶口俾公  
分領一路訖事遷左右司郎中府中賴公裨益視  
他鎮常課最斷事官就遣公赴闕奏割陵州等五  
城俾張侯通行撫治從之還升叅議府事中統三  
年公佐張侯之嗣入朝首言益都李壇反狀已露

宜先發以制之未報明年李瓊反諸郡素不爲兵  
備瓊引勁卒數萬長驅襲濟南據之公棄父母妻  
子脫身走從嗣侯招集散亡迎哈必赤王軍爲收  
復計日夜親矢石築長圍環城瓊不得出外又絕  
其援兵秋七月捕得反者言城中食且盡人將相  
食時嗣侯被旨招安益都命公留後公料城下在  
旦夕昏夜求見王計事言濟南城且破大王宜早  
定計命大將分守城門勿令縱兵不然城中無噍  
類矣王曰汝解陰陽耶公曰雖不深曉陰陽人事  
固可見也王曰子未生先乞名那有是耶公曰今

城中無糧金城亦不能守况先奉聖旨明言李瓊  
一身造惡官吏百姓何辜若不及今定計城破之  
日千軍萬馬中欲見大王豈可得耶縱得見豈能  
細陳耶事無大於此亦無急於此者唯大王留意  
王曰然詰旦會諸將議是夜五鼓將盡軍候報城  
西門賊軍五六百人出降王上馬鳴金鼓親往諭  
之皆解甲投器仗黎明南門東門俱降無慮五六  
千人公又言乞勿縱兵王遂命大將分守東南西  
三門禁外軍一人一騎無敢入城者城既降李瓊  
自投水中不死捕得斬之梟首軍門事遂定城中

安堵如故嗣侯至自益都以公功多奏於朝授大  
都督府叅議會朝廷行遷轉法授公知濱州濱民  
懼苛政久戶口凋耗田萊多荒往往爲行營軍馬  
占爲牧地懼不敢墾而有桑棗者又縱羊馬踐食  
之殊不聊生公爲申省差斷事官某分撥草地民  
地封土爲畔豪奪不得行縱軍馬擾民擇其尤不  
法者杖數人民始得安設賞罰課民栽桑歲餘新  
桑遍野人呼曰太守桑且歌曰田野桑麻一倍增  
昔無粗麻今續繒太守之德如景星未終任勾請  
赴部其民扶老攜幼遮道馬爲之不行俄授東平

路總管府判官至元五年御史臺新立選才堪御  
史者公首在選中馳驛赴闕御史大夫引見廣寒  
殿天顏喜賜食殿上拜治書侍御史剛稜疾惡不  
避權貴在任七年用御史大夫薦授河北河南道  
提刑按察使佩金虎符改信州路總管以疾不赴  
尋改陝西漢中道提刑按察使移河東山西道久  
之拜行臺御史中丞暴官汙吏聞風而革者甚衆  
江左陰受其賜再爲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使居  
三載得告歸里積官至嘉議大夫公生於兵間長  
能自樹立好讀書爲吏有能聲而又及從元裕之

杜仲梁諸老游以文雅飾吏事故其風流豈弟爲  
世所稱屢任風憲之職能以片言折姦邪之萌輶  
車所至官吏皆敬憚不敢爲惡既謝事閒居課子  
孫藝花種竹小車時往來飲酒自娛童顏蒼鬢無  
衰老之態孰謂公遽以微疾不起耶公生於戊寅  
正月十四日至元癸巳某月日卒於私第之正寢  
享年七十有六夫人侯氏先公三十年卒繼室赤  
蓋氏子男四人長曰迪吉次曰從吉侯氏出也次  
曰呂次曰璞女六人適名族孫男二人曰珏曰璧  
孫女七人將以五月庚申葬公於龍窩庄白馬山

之源以夫人侯氏祔禮也迪吉等敘公之行事涕  
泣再拜請銘於余余之居吳興聞公名甚久及來  
濟南猶及一再見公于堂公既卒而不爲之銘情  
若泊然遂不敢固辭而銘之銘曰

姜氏之源出於太公齊失其國散居於東萊水之  
陽爰有苗裔來之濟陽以避其地天相陰德乃生  
令人險阻艱難揚名立身吏事既敏又服軍旅人  
一已十允文且武討叛完城厥功居多誰謂儒生  
不能荷戈弁諸公朝出守渤海龔遂之政尚友千  
載峩峩豸冠兩登憲臺巡按四方奸宄爲衰既老

而閑以道出處優游卒歲五福備具蒼鬢朱顏謂  
可百年胡為遽爾以疾終焉龍窩之原實維公宅  
芒芒來世尚視茲石

田氏賢母之碑

禮部主事田衍母李氏諱慶雲慶陽府合水縣人  
其先出唐薛王考諱無黨登金貞祐二年進士第  
官京東道司農丞妣向氏母天資淑明無世俗兒  
女習司農府君以官事來汴京與監察御史田君  
同僚以母歸御史之子鄆德府君某御史室雁門  
郡夫人楊治家嚴母事之盡禮未嘗違顏色壬辰

之兵司農府君舉家走宋田氏崎嶇兵間北度河  
來洛居高年邨兵火後家益單鄆德府君從事於  
相性疎財不事生產母手織紵以儉約取給奉御  
史甘旨無乏二子曰復字師顏曰衍字師孟復既  
長從事河間府君自相就養母躬授衍書會朝廷  
分遣學士周砥簡汰儒藉母命衍肄科舉凡例一  
月試中得免編戶府君卒河間母攜衍奔喪除服  
歸相而復又卒於河間母痛之因得疾疾病抱衍  
謂曰人孰不畏死然死竟不可逃我所以忍死有  
言者欲令汝知吾心耳我年十六歸汝家事尊撫

幼幾四世艱險靡不更李氏南矣起汝家者屬在  
復復又早卒吾二姓不泯於後貴盡在汝汝勉之  
吾死且瞑衍既免喪徒步來京師折節爲中書小  
吏再明年由刑部令史升御史臺中書省掾今爲  
禮部主事師孟能自樹立爲時名士母之力也嗚  
呼母誠賢矣哉始余至京師與師孟相聞一日遇  
諸途師孟前跽曰君非子昂乎余曰子謂誰曰田  
衍也余曰子何自知爲余曰衍聞諸鮮于伯幾趙  
子昂神情簡遠若神仙中人行客京師數年未嘗  
見若人非君其誰遂相與莫逆至於今□十年矣

海內言善交者必曰田趙師孟以斯文屬余宜而  
余亦宜爲斯文乃書本末刻石墓左用昭示於來  
世

先侍郎阡表

府君諱與訾字中父。曾出宋太祖。自秀安僖王五  
世而至府君。皆家吳興。秀安僖王生崇憲。靖王伯  
圭是爲府君。曾王父憲。靖王生新興。恭襄王師垂  
是爲府君。王父其世。次歷官。語在宋史。新興。恭襄  
王生通議。府君諱希永。仕宋朝。奉大夫直華文閣。  
累贈通議大夫。是爲府君。王考妣碩人鄭氏。府君



生而秀令弱冠以通議蔭補官初調饒州司戶叅  
軍辟監海昌鹽場俄易黃姚運鹽辟兼浙西茶鹽  
司主管文字改浙西提刑司幹辦公事除知蕭山  
縣以治最聞淳祐八年除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  
五月出通判臨安府十一月除軍器監主簿明年  
十一月監三省樞密院門又明年正月遷太府寺  
丞兼大宗正丞出知嘉興府治為諸郡最拜金部  
郎官兼右司特除直祕閣兩浙轉運判官未上改  
提舉浙西常平義倉茶鹽公事實祐元年升軍器  
監尋除直寶章閣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二月

兼提舉常平義倉茶鹽九月兼主管淮浙發運司  
公事十月知平江府以言者免二年差主管建康  
府崇禧觀三年除將作監總領浙西江東財賦淮  
東軍馬錢糧疏辭不報四年兼權知鎮江府除司  
農少卿五年升太府卿六年除祕閣修撰江西轉  
運副使兼知隆興府以言者罷景定元年五月除  
司農卿兼左司郎中勅令所刪修官十二月除右  
文殿修撰兩浙計度轉運副使二年四月升集英  
殿修撰尋進寶章閣待制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  
六月遷樞密都承旨後省疏駁免差提舉江州太

二與國宮十月除江東轉運使賜金紫十一月  
兼總領淮西軍馬錢糧三年二月兼提領江淮茶  
鹽所十月除權戶部侍郎尋升敷文閣待制賜金  
帶以言者免差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四年九  
月起知平江府兼提點浙西刑獄十一月兼提舉  
常平義倉茶鹽五年進顯謨閣待制召拜兩浙轉  
運使除權戶部侍郎是歲十月理宗祖落度宗踐  
祚拜戶部侍郎兼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咸淳元  
年賜進士出身三月以疾卒於府治實廿三日也  
嗚呼痛哉遺表聞度宗震悼賜銀三百兩絹三百

匹以斂贈銀青光祿大夫官自迪功郎至通奉大  
夫爵進歸安縣開國子府君生於嘉定癸酉十一  
月八日享年五十有三娶李氏先十五年卒累贈  
碩人子男八人孟頫孟頴孟頵孟頶孟顥孟  
頳孟顛孟頵將仕佐郎杭州路儒學教授孟顥奉  
議大夫滄鹽使孟頳奉議大夫汾州知州孟顥承  
務郎同知南劍州餘皆嘗仕宋而頲頵已不幸死  
女十四人孟頵適沈昌言孟鼎適史周卿孟允適  
韓浩孟歸適陳好謙孟良適翰林直學士知制誥  
同修國史張伯淳孟家適韓頵父孟比適印直傳

孟益適通議大夫南雄路總管印德傳孟萃適錢澄孟漸適錢誼孟豫適沈光謙孟遇適施誼孟過孟既未嫁而夭孫男廿四人孫女廿人曾孫男二人曾孫女一人府君卒之年葬湖州烏程縣澄靜鄉聶邨越十一年墓毀於盜至元庚辰抱痛改卜城南車蓋山之原徙葬焉府君玉立長身睂目疎秀襟度洒落不藏怒蓄怨性好學躬布衣韋帶之行才任治劇而爲政務豈弟所至皆有惠愛仕二十年先世園田乃更加損先友禮部侍郎東平劉公震孫誅之曰府君於時爲循吏於朝爲名卿於

國爲信厚公族世以爲知言府君歿十二年而宋歸於元又十一年當至元廿四年孟頫蒙恩召至闕下擢兵部郎中入直集賢出佐濟南府數年之間驅馳南北故於府君之行事本末不遑有所紀載元貞元年孟頫自濟南罷官歸里守先人丘壠以爲終焉之計而又拜汾州之命恐遂失墜泯沒乃收泣書一二刻石墓下以示後昆大德元年十二月□日不肖孤孟頫述

故嘉興縣主簿謝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天錫字純父姓謝氏其先吳興人四世祖

自吳興來遊吳相吳中土田沃衍甲於浙右得任  
水之陽因卜居焉曾祖新祖允祥皆不仕考德明  
宋將仕郎府君天資重厚自其幼已如成人性至  
孝以親老未嘗離膝下天兵渡江用歸附功授將  
仕佐郎嘉興縣主簿嘉興當孔道地陋而民瘠方  
歸附初使者乘驛騎往來日無慮以十數科條繁  
興紛如蝟毛府君佐邑宰一以寬恤為事情愉色  
孚民歡然供給無敢後者鞭朴一不施而事集兵  
後田萊多蕪悉勉有力者墾闢以時使不至積荒  
尉缺員府君兼攝尉事設方略治盜盜是用弭縣

有疑獄久不決府君廉得其實一日命取網罟羅  
積水中得枯骸冤乃得白民驚異以為神吏奸無  
所容囚瘦死者眾府君具湯藥饘粥以給之多所  
全活邑民至今猶以佛子稱之考滿上官咸薦其  
能而府君浩然有歸休之志蕭然野服與父老相  
過墟曲中談桑麻舊故以為笑樂無復仕進意大  
德五年夏忽嬰微疾起處飲食無異平時至易箒  
氣雖微而神不亂撫其子斗元曰吾大期至矣遽  
脫然如蛻府君生於壬辰八月十九日卒於辛丑  
六月廿有四日享年七十夫人唐氏淑德儉行親

黨所則勤勞婦功手自績紡相府君起家先府君  
卒數月已抱疾府君既卒之廿日夫人亦卒生於  
甲午九月廿九日卒於辛丑七月十四日享年六  
十有八子男一人斗元也忠翊校尉海道運糧千  
戶女二人長適王大有次適唐蘭孫孫男二人曰  
庭瑞曰庭芝孫女三人府君居鄉以仁接下以禮  
與人交以信中外姻黨有貧乏者扶持賑恤無厭  
戮心晚年益勤約視先世畎畝有加焉然自處澹  
然未嘗有驕色人以是賢之大德癸卯三年之喪  
畢將卜宅以葬而斗元又卒至是其孫庭瑞卜以

大德乙巳七月某日奉其祖考妣之柩葬任水南  
之乾山狀其行事以余往嘗吳中與府君有一日  
之雅來乞銘余猶記與府君相見時終日端坐無  
戲言惰容蓋恂恂信實人也而又安知銘府君墓  
石耶既辭不獲乃敘其行事而銘之銘曰

任水之陽吉人斯宇吉人伊誰謝氏純父四世積  
善慶鐘其家既富而安不驕不奢乘時奮飛乃出  
而仕佐邑雖微可以行志民受其惠頌聲載馳吏  
畏其明奸不得施獄無餒囚野無廢田枯骨蒙仁  
獲伸其冤凡今佐邑孰如君者何必高位澤始及

下既仕而歸野服蕭然康寧好德以終其天口謂  
五福身集有之伊人之生天實厚之任南乾山卜  
云其吉孝孫厝之考妣同室任水泚泚松柏蕭蕭  
刻銘貞石千載孔昭

故忠翊校尉海道運糧千戶謝君墓誌銘

余既銘嘉興主簿謝府君之墓其孫庭瑞又泣而  
言曰先生幸哀庭瑞爲祖考妣著銘墓石庭瑞不  
即死將以先考之柩同日祔祖考妣之域唯先生  
重哀之而惠以文余聞而深悲之忍不爲銘君諱  
斗元字光國主簿府君之子也資英敏居家甚理

素饒財而用朴儉自居不以富驕人好施與人有  
求之者輒乞不吝莫不滿意而去以漕海勞績佩  
金符授忠翊校尉海道運糧千戶俄而告間畢力  
幹蠱主簿府君既謝事得以優游田里者以君能  
養志故也君事父母孝因輯古人孝感故實爲一  
編鈔諸木墨本以施人欲使見聞者勸於爲孝可  
謂厚之至矣大德辛丑主簿府君卒君服喪盡禮  
忽苦足疾未能大葬而遽不起君生於己未四月  
二十七日卒於大德癸卯九月二十二日春秋四  
十有五夫人朱氏子二人曰庭瑞曰庭芝庭瑞嫡

也女三人長適周斗明次在室次適朱謙瑞小  
以大德乙巳七月葬其祖考妣於任水之南而以  
君之柩祔禮也銘曰

凡人之行莫大於孝孝感之至神明所勞古之孝  
者布在方策孰能博求載籍而索維此謝君輯而  
成編錫類教人可不謂賢匪維教之又躬履之棄  
官歸養朝娛夕嬉伊嗟若人宜天之祐胡嗇其報  
而不克壽人莫不死父母同歸君則無憾人爲之  
悲有子克家積善之慶刻我銘章以顯天定

有元故徵士王公墓誌銘

公諱泰來字復元姓王氏其先大名人宋三槐文  
正公之後五世祖諱逖太常少卿避靖康難徙家  
江南曾祖諱煥之右宣教郎幹辦諸司糧料院妣  
張氏祖諱雋卿承直郎泉州德化縣令妣印氏繼  
顧氏夏氏父諱奎風容韶亮好爲神仙方術自號  
蟾谷真士嘗著蟾谷祛疑貫靈篇行於世初太常  
公在宋嘉定寶慶間屢有薦於朝者一再徵不起  
一旦無疾卒先是一月作爲偈言七十八年在世  
中天開震動景陽鍾白雲得路騰空去妙靈光

空不空徧告諸所與善者曰不踰月吾將且化矣  
至期日沐浴冠裳而卒人咸異焉妣張氏實生公  
公蚤穎悟能弁先跡遂世其學訪大道若耆欲奮  
不顧去人地遠邇意所領會雜能旁魄不名一行  
雖時日小數學必精詣始習舉子業由鄉舉貢太  
學既而曰是不足爲棄去放浪江湖間跂足甚高  
神襟其辭所至人爭遮致之尚書陳公存叅政文  
公及翁太常馮公去非皆爲布衣交中書盧公鉞  
出帥江西延致幕下師事之未幾又棄去歸故里  
閉門絕不與人事至元十五年冬世祖皇帝遣使

中外廣延茂士於是浙西宣慰使游公首薦公公  
以疾辭明年春上再命御史中丞崔公趣徵上道  
又辭不起二十三年春侍御史程公鉅夫中書通  
事舍人帖木兒不花奉旨顓召兩人其一人儒學  
提舉葉李遂與偕見上歡甚館於集賢院上時召  
見公必有意可否事公持正無轉辭引與坐深語  
薄夜半即御所饌食賜之命中使及衛士秉炬前  
導以歸以爲常歲中葉公拜尚書左丞將授公以  
官時與葉公議語一不愜竟拂袖起曰無辱我於  
是力乞歸得告翰林集賢諸老與時之焯於朝



者成賦詩餞之還居錢唐自號月友處士二十九  
年春上命今丞相高公征爪哇遣使召公爲輔行  
命下平章政事阿魯渾撒里公爲請以老病免資  
好遊遇佳山水竟日終歲弗忍去風雨之時寒暑  
之敘日月啟明乎西東乾坤象法於崇庠與萬物  
之飛潛動植呈妍摘詭發洩瘦隱凡精神所及一  
寫於詩濯去俗累皦皦然作不經人道語公蚤以  
詩鳴寶祐開慶間有集行於時中書盧公爲之敘  
引至是裛益賦詠銘贊雜著得凡若干卷藏於家  
其遊情物表發興天倪蓋世所不能羈者一時南

北人士號稱知道者皆執弟子禮性剛狷不爲縛  
絀柔從又不爲喬宇嵬瑣之行與人交稍有乖於  
義無親疎貴賤廣坐稠人間輒面媿不少借狠很  
自臧一無所擬恁以故拓落於時而人亦罕得傳  
其所學獨留江西時有周頌者宋丞相益國公之  
裔躬拜公受學後竟不知所終里人至今相傳以  
爲得仙云公平生少疾一日疾致滄熱心痛體煩  
食輒衰越翼日召其子一初曰由乎中者吾心之  
清明也濁明者乃其外也吾白道而幽躬者也吾  
之身天不能亡地不能藏顧未能視一爾如脫

灑耳以至於此是吾疾病矣急爲我備具時却貳車  
焦侯來問疾尚相與校其所蘊去未幾時輒具盥  
浴已索紙書偈曰耳眼口鼻俱是病根無出無入  
與天長存書畢輪左手指曰時可矣語絕而逝時  
大暑三日而斂深衣幅巾色理柔潤照映如生公  
生於宋端平三年丙申二月七日至大元年戊申  
五月二十一日卒享年七十有三娶何氏先公三  
十五年卒生男二人曰曉曰一初女一人曰福源  
適姚氏又徐氏生女三人曰壽堅適鄭瑤曰妙淨  
妙端皆未嫁孫男五人孫女二人公歿之十有五

日二子用公治命從乾毒道關維卜以口年口月  
口日奉公遺骨葬西湖茅家步積慶山之陽書乞  
銘孟頫從先生遊甚久頃仕杭三年無日不來雖  
極寒盛暑不廢相與談連日夜殆有意引之於道  
蓋嘗竊聞微言者也先生沒非孟頫誰宜銘銘曰  
先民有言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若先生  
之於道蓋深知而未詣者也矯矯先生出處進退  
與道周旋動而無悔白首衡門消搖卒歲人見其  
死不死者在嗚呼千歲之下積慶之山當有白鶴  
飛來還呼其子孫而語之猶旦莫之間也

任叔實墓誌銘

余十年前至杭故人大梁張君錫以上虞蘭穹山寺碑求余書讀一再過曰噫世固不乏人斯文也其可以今人少之哉君錫曰是四明任叔實之文也余始聞叔實夢寐思見之數年叔實自四明來杭余始識叔實顏頰朴野與余言甚契自是相與爲友而宗陽杜宗師館之於宮教授弟子常數十人雖授徒以爲食而文日大以肆遠近求文以刻碑碣者殆無日虛蓋叔實之於文沉厚正大一以理爲主不作廋語棘人喉舌而含蓄頓挫使人讀

之而有餘味余敬之愛之豈意其遽止於斯也謹按君諱士林字叔寔姓任氏其先蜀綿竹人少師希夸之後八世祖來居慶元之奉化又再世而徙居埼山曾祖秩然祖處恭父果德君幼穎秀六歲能屬文大父竒之口授古文百餘篇經耳不忘父喪廬墓下讀書其中凡諸子百家之言靡不周覽鄉子弟多從之學縣令丁君招致之加禮廉訪完顏公深所敬慕俾經理文公書院既落成有司以爲然乃命教諭上虞蓋作蘭穹山記時也後乃講道會稽授徒錢塘至大初中書左丞郝公以事至

杭聞君文名舉之行省僅得湖州安定書院山長而長子耒疾久不差君念之鬱鬱不樂俄亦得嘔疾竟卒於杭州客舍有句章文集論語指要中易藏於家君生於癸丑八月戊申卒於至大己酉七月己亥年五十有七娶王氏子男三人長耒也不幸亦卒耒同女一人環娘將以某年某月某甲子歸葬奉化松林鄉雷公山祖墓之域耒與君之弟子嚴陵方某拜於霅水之上涕泣請銘其墓石余深悲叔寔之不幸既弔其子相嚮而哭尚忍辭爲銘銘曰

嗚呼天之生叔實既厚其才又博其學文鳴一時道淑後覺曾不見用粗展其略院窮坎壈一病不藥木折於山玉碎於璞行道之人亦爲嗟若歸葬松鄉耒也同域文塚在在有必式

義士吳公墓銘

君諱森字君茂姓吳氏其其南人曾大父諱堅妣朱氏大父諱寔仕宋爲進義校尉水軍正將始寓建康之龍灣妣潘氏父諱澤承信郎移戍盱眙事淮東帥李公曾伯李公歸嘉禾遂與偕來樂武塘風土饒沃因定居焉妣沈氏李公移鎮沿海辟

君承信郎沿海制置使司準備差遣至元辛巳征  
東省右丞范文虎與承信府君在李公幕府有舊  
故舉君爲管軍千戶師還隸高郵萬戶府移屯揚  
州告閒得請澹然家居性雅素好禮而尚義喜怒  
不見於面無聲色之娛唯嗜古名畫購之千金不  
惜延師教子捐腴田二頃建義塾以淑鄉里子弟  
創佛宇以便雲水前後甃衢路數千百丈系橋鑿  
井死施棺病施藥凡周急之事不間親疎樂與無  
倦人以厚德稱之至大庚戌廉訪司以名聞於朝  
表其門曰義士晚自號靜心益留意內典與二三

高僧爲友疾病遺令家人毋厚斂過哀泣種戶  
逋米三千餘石悉免之臨終神識不撓從容逝  
生淳祐庚戌六月癸亥卒皇慶癸丑五月己酉享  
年六十四初贅費氏早卒再贅陳氏武塘承信陳  
公女男四人漢英漢賢漢傑漢臣女四人志純事  
夏禹錫志淑事陳良輔嗣勝爲尼志柔事陳昌漢  
英漢傑志純嫡出也孫男八人權玘理瑗珂瓊珏  
瑄漢英等卜以九月丙午奉柩葬所居西北三里  
麟瑞鄉之原以余嘗與其父遊深知其爲人不遠  
數千里書來京師求銘不可辭乃爲銘曰

嗚呼孰有爲善其後弗昌者乎觀義士之行事可  
謂積善者矣則子孫之蕃昌其可必也夫

趙文敏公松雪齋全集

卷八



